

从视觉的知 到思维的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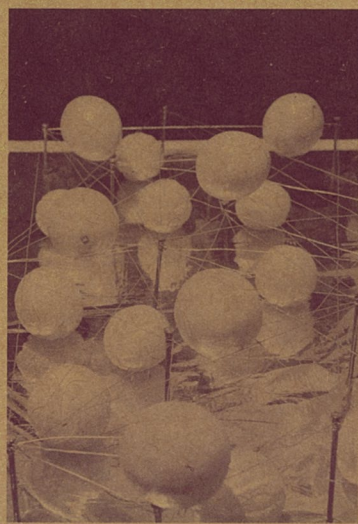
张明

这里选登的是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系综合视觉工作室同学们“做”的部份作业。同学们从他们对社会生活、对人的体验与认识通过各种物质材料的组合，传达，因而扩大了他们自身对“在世”的知识范畴的词汇量以及对这些词汇的始源认识与切身的运用。作为任课教师通过他们也给我自身的词汇普系增加了新的词的理解力与新的运用方法。

—

从平面的“画”艺术到视觉综合材料“做”的艺术，这在国外是件普通的常识问题，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识问题，因为我们的艺术教学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而且是这样给我们界定好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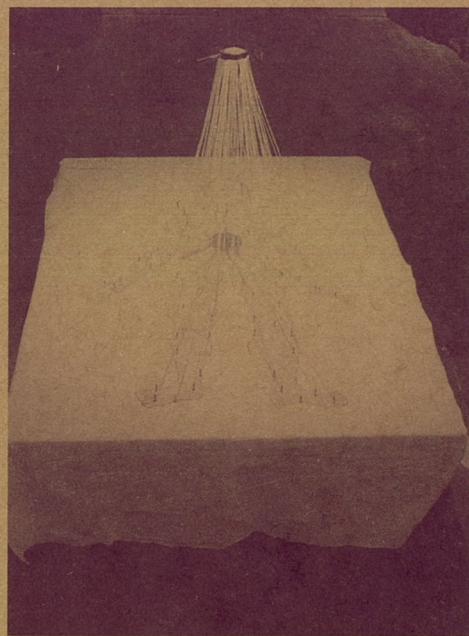
当我们是“孤独的单面人”的时候，视觉感官的满足对我们来说是“幸福的乐园，理想的国度”。非常无奈的是当代艺术知识与科学在我们知晓和不知晓的时间中，在逐渐瓦解着我们的乐园，我们不得不困惑、反思。因而我们的艺术教育如何给我们的当代文化



【Lemon】杨红萍 柠檬、铁钉、铁丝
100 × 80 × 40 cm



【秀色可餐】辛静 石、刀、叉、勺、蛋糕盒、明星图片 50 × 60 × 18 cm



【传统一号】杨瑾 鱼线、放大镜、棉线、铁丝
160 × 90 × 60 cm

知识、科学知识更好的联系、进步，这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目前艺术教育中的一些基本词与常用语，这些基本词的构成方式能否给予它们重新阐释的活力，使其具有新的可能性，并能与我们发展与前进中的社会生活产生互动关系等等问题，是否有必要重新去反思与解释。否则，我们的艺术教育只会脱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只有个体价值，而没有普遍价值。

延安时期的革命艺术，它的基本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假设那时的艺术作品只是挂在窑洞里为我们的先辈茶余饭后欣赏与闲谈，（这里的假设给我们“当下”那种挂在装修好的墙上供人们玩乐的作品是否有一种类比关系。也与我们“当下”的艺术教育是否有一种词源关系。）假设那时的艺术只是“名词”、“形容词”，而没有指称意义，没有“动词”涵义，这样的历史图画对我们当代来说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小情小景，供人玩乐，这种安乐椅不是耐用



【我们得到了支点·但我们失去了杠杆】徐扬凯
木板、石膏、布、漆 70 × 80 × 150 cm

消费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的国度毕竟是少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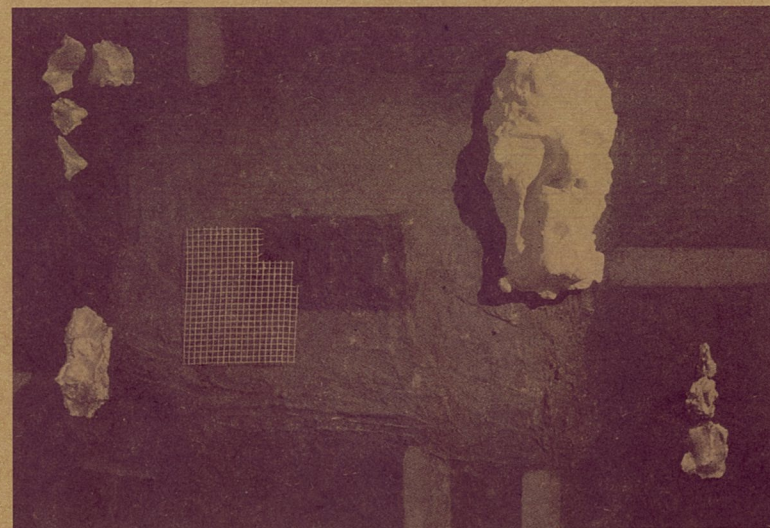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扩大我们学生空间维度知识，扩展他们对各种材料的掌握与运用，（不只限于纸平面的素描与色彩的二维材料知识）。进而扩大他们的艺术知识范畴。

因此规定材料的掌握与用法，揭示材料性，并有技术上的进步，这是我们教学量化的尺度，也是容易把握的尺度。

但我们的学生，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才是学校人，他们的“形而上”的思考与尝试并与材料的较完整组合，这是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只要是与当代社会文化知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取向不相违，作为任课教师总是鼓励其尝试的。

三

从材料出发，反对那种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主题，那些许多“伟大”的观念，而提倡从真实的、活生生社会人的问题出发，去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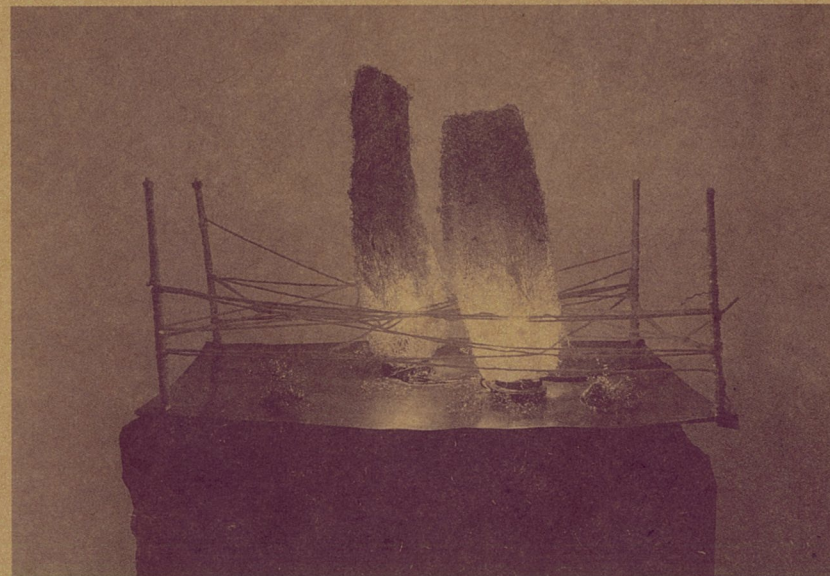
【网】朱海 石膏、铁丝网、砂子、喷漆 80 × 60 cm

与发现问题，去揭示问题，或者说消解形而上学问题，提倡语言的各种用法。概念与概念的重新组合。像卡普兰说的那样划分表达的“普通出现”“偶然出现”（或按照刷因的提法为拼字法上的偶然出现）与“中介出现”。这里我觉得应将卡普兰的说法中的“出现”改写为“出场”也许更合适。

将这些说法纳入对我们的艺术、思想与诗的量化分析与运用，也是在这阶段教学中作为任课教师经常的提法。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不足”。（我这里用“不足”这个概念，是从一般的、粗糙知识含义上来讲。因为“不足”的概念是个含混的，让人不知所云的概念。）有“不足”与“缺点”才有过程。假如要有“自然”的话，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在这些“自然”里面，或许有新的可能，或许有了了不起的“观念”的生成。

不管怎么说“鼓励”与“批评”前者更具有建设性。



【生命】李杨 红毛线、丝瓜瓤、灯 50 × 30 × 25 cm